

论衡

一
函六册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已之占桑穀爲亡之妖正象已見雖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鸛鵒來巢師已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鸛鵒之言見今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已處之禍意如占使昭公聞師已之言修行改政爲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鸛鵒之譖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鸛鵒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

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爲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
二龍戰於庭吐漦而去夏王櫝而藏之夏亡傳於殷
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漦流
于庭化爲玄黿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
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爲千
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爲人也周亡之妖已
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
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
稱褒褒姒不得不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

得不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
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
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
流播於九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
然人事不_必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
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爲夏也其當
亡也猶秋氣之當爲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
觀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
也必然猶驗之今詳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

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亡出乎
或時祖已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
已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
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
夫桑穀之生死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
亡高宗壽長祖已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
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舐使謁者終軍議
之軍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爲一也麒麟
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爲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

爲吉祖已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
鼎而雉祖已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
議駁不同且從祖已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
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
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
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
故謂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廬來朝是凶
也如以草木者爲凶朱草莢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莢
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爲不吉何故謂之

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萱莢善草故
爲吉則是以善惡爲吉凶不以都野爲好醜也周時
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
野之物何以爲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則麇亦仍
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
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
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
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爲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
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

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
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
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天不熟或爲災或爲福禍
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書
記者皆云天雨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
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
而和且猶謂之善況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
何以爲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
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

猶爲重厚況遺人以成帛與織布乎夫絲縷猶陰陽
帛布猶成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
之凶夫雨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
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
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爲吉使暢
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熾釀芬香暢
達者將祭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莫
莢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蟣蠶爲絲絲爲帛帛爲
衣衣以入宗廟爲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

公太子至靈臺地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
君之子虵遶車輪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
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
行私欲共嚴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
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
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
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劒而
死大虵繞左輪審爲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
宜疾薨今獻公不死太子伏劒御者之占俗之虛言

也或時蛇爲太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
凶之實夫桑穀之生與蛇遶左輪相似類也蛇至實
凶御者以爲吉桑穀實吉祖已以爲凶禹南濟於江
有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
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
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蠃蚘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
皆爲吉而禹獨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
也夫以桑穀比於龍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
尚爲不吉殆有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爲吉而殷朝不

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
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鬪倒之者勝文公夢與
成王搏成王在上監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
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
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言搏在上無凶也
夫桑穀之占占爲凶猶晉當彗末搏在下爲不吉也
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
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
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卧

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
祖已信常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爲福之
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
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
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
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
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

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
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
能滅之地火不爲見射而滅天火何爲見射而去此
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爲虧蓋誠無堅
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
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汜濫中國爲民大害堯何
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爲害不能射
河使水不爲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
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

使其爲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爲體則與金石等以堯
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
之惡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
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
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
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
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
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霧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
時士衆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